

夜宿休养院

◎赵黎(河南平顶山)

在一个暮色渐合的傍晚,夕阳在天边写着最后的诗篇,一片金黄,亮得有些晃人眼睛。我来到了平顶山市白龟山水库北侧中国平煤神马在此建成的职工休养院。

我没有找人相伴,独自走到临近休养院的白龟山水库岸边。举目望去,白龟山水库像一个巨大的翡翠玉盘,镶嵌于岭丘、平原间。此时的她像一位睡美人,波澜不惊。湖面上,归巢前的鸥鸟抓紧时间再游弋一次湖面或再探一探蓝天。白龟山水库美得深邃、纯净、婉约、含蓄,在晚霞的映照下,黄澄澄、亮闪闪的,让人心醉。

水库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大修水利时开工修建的,已建成近六十载。建设者挖土筑坝拦水,当挖到酷似白龟的小山时,未动它一篙一斧,留下“白龟”静卧在湖底。水库雄浑壮阔,蓄水五十余载,为一方百姓带来吉祥幸福。

依白龟山水库而建的职工休养院始建于1985年,经过几十年的续建,各类建筑群错落有致,掩映在繁花绿叶中。精致清雅,身处其中让人忘了都市的繁华与喧嚣。

休养院的气质与南方园林截然不同,它的本质是

属于中原的。

南方园林具有梦幻气质,它们就像粉墙上的竹影,细碎迷离,让人一见便暗生欢喜。北方园林更为宏阔,中国平煤神马职工休养院则又融入了更为广阔的中原文化,还融西洋官邸建筑与中国园林建筑于一体,既有生活情趣,又充满艺术韵味。

天微暗,院子刚刚隐入暮色,休养院内便华灯齐上,灯光在缥缈中闪烁。休养院内形态各异的厅堂、亭廊、小桥、楼阁等,被璀璨的灯火映出了迷离的轮廓,透出晶莹的秀美精致。

夜游白龟山水库,一览休养院风景,则别有一番味道。夜色中的休养院里处处是梦境般的风景,仿佛一帧步移景换、美不胜收的园林画卷。特别是休养院的独特“八景”点缀其间,让人从古、雅、清、幽中领略奥妙与曼妙,令人兴趣盎然、浮想联翩。

这时,月亮出来了,月辉轻柔,和休养院内的华灯交织在一起。有了月光和灯火,夜色、林园、楼房、亭廊、库堤好像一下子有了魂,都鲜活起来。

月光下的休养院,景致幽幽,让人迷醉,绿叶、红花、翠藤、碧草……立在街沿、开在庭前、挂在阁台、爬

在亭顶,惹眼而不艳俗,明媚又不失淡雅。葳蕤的松树、青竹簇拥成一片葱翠,成排的香樟树好似南国一隅风情。

顺着绿树掩映的曲径,我来到休养院中央八景之一的六拱蟠龙亭,亭子圆形宝顶,红柱黛瓦。亭角六拱六蟠龙,在灯光的映照下,逆流傲泳之态栩栩如生。依亭顺月光望去,休养院北侧的凤凰山依坡而卧,并不高大的山上树木葱茏,百花繁生。凤凰山有飞出凤凰的传说,它静偎休养院北侧,与休养院六拱蟠龙亭遥相呼应,蟠龙邀凤,寓意着龙凤呈祥,万福祥临。

披着月光缓缓而行,三三两两的游园者迈着随意的步子,或徘徊在月季园,或闲步于花间小道。我站在小河的桥上,风儿将飘逸的思绪轻轻地播进人的心里。

休养院居凤凰山之畔、白龟山水库之滨,得以吞白龟山水库之春色,纳中原之灵秀,集美景和诗情于一体。白龟山水库身姿潇洒,气势如虹偃卧其前,百花繁生凤凰山横亘其后。它集山、水、园林、楼房于一体,是天然的生态组合。有白龟、凤凰之传说的神韵,又有水蕴万物之神韵的传说,是难得的一个好地方。



顺藤摸瓜

◎于世忠(山东东营)

我与老郭的园子中间有一道土包,他的园子在土包的西边,我的在土包的东边。

看这个土包荒着可惜,今年春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俩各自在属于自己一方的土包上种了一些南瓜。其实,土包并不高,约摸一米半高,从我这边到他那边打满算也就四五米的距离。南瓜这种蔬菜,如果给它充足的肥料,能匍匐爬出很远。我和老郭不约而同都想利用土包这片空间,结果,他种的南瓜往我这边攀爬,我种的南瓜往他那边生长,没用多长时间,整个土包就被相向而爬的瓜秧遮了个严严实实。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当南瓜成熟需要采摘的时候,根本无法分清哪是他的,哪是我的。如果不是一个品种还好说,偏偏我们种的是一样的品种,都是大头小尾的那种。没法下手,谁都懒得采摘,南瓜一个个老在了秧上。

一天,他提议按各自种的瓜棵的数量分配,多种多得。

我反对。他种的棵数少,我种的棵数多,如此一来,显得我太过小气了。

我坚持平分:以土包顶端为界,西面坡上的由他负责采摘,东面坡上的由我负责采摘。

他不同意,说这样对我不公,因为我这边种的棵数不但远比他多,地力也肥壮,结的南瓜一定又多又大。

我俩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这似乎成了一道不容易解决的难题。

隔日,他忽然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有办法了。亏你还是个语文老师。不是有个词语叫顺藤摸瓜吗?”

“什么顺藤摸瓜?”我一时没明白过来。

“就是顺着藤摸瓜啊!”他用手比画着给我解释。

“哦!”我一下明白过来。“这办法好。就是……就是……太过公平了。”

“公平才好呢。”他说,“谁劳谁得,多劳多得。”

一道难题就因为一个词语迎刃而解了。

宋人也爱喝饮料

◎刘楚云(广东广州)

夏天我最爱喝冰镇饮料,酷热当头,一口冷饮下去,顿时暑意全消。看到热播剧《梦华录》中频繁出现各式饮料,我对宋人爱喝的饮料产生了浓厚兴趣。

饮子,就是古人的饮料。宋代饮子品种丰富,最流行的莫过于熟水。熟水的制作很简单,将香料烘焙干燥,放入煮沸的水中,浸泡出味道,就是熟水。李清照最爱豆蔻熟水,曾有词云“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病中的李清照不宜喝茶,便煎豆蔻熟水为饮。穷苦人家买不起名贵的香料,野花、竹叶或是稻秆也能

作为冲泡熟水的原料。连宋仁宗都是熟水的忠实拥趸,还曾举办过熟水品评大赛。有南宋学者陈

元靓的《事林广记》记载为证:“仁宗敕翰林定熟水,以紫苏为上,沉香次之,麦门冬又次之。”仁宗认为,紫苏熟水最佳,难怪《梦华录》中,紫苏饮子成为赵盼儿茶楼的镇店之宝。

除了熟水,宋朝还有另一种饮品叫做汤品。此“汤”并非我们熟知的鸡汤、鱼汤等,而是用花果根茎等碾碎炮制保存,喝时以沸水冲调出来的饮料。苏轼被贬广东惠州时,与友人同游大云寺,曾写下“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的佳句。苏轼盛赞,松黄汤中的松花颗粒犹如鹅黄色的玉粉,喝下,能够延年益寿。野饮松下,喝自酿的“万家春”酒,品松花泡的“松黄汤”,美哉!快哉!

关于汤品,不得不说说宋代独特的饮食礼仪。宋代朱或或在《萍洲可谈》中提到:“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意思是按习俗,客来要点茶,客去时点汤。北宋魏泰的逸事小说《东轩笔录》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宋代一位官员胡枚,被调任

到兴元府(今陕西)做知府。胡枚本是浙人,家贫无力远行赴任,便找到当时的枢密院长官陈升之,想让他通融一下。不料陈升之不为所动,“遽索汤使起”,拿一碗汤想打发他走。胡枚悲愤交集,并没有饮汤,而是将汤倒在地上,愤然离去。点汤,也逐渐成了委婉逐客的代名词。

熟水和汤品之外,宋朝还有各式各样的其他饮品。比如浆水,用熟米饭发酵变酸制成,据说冰镇后很好喝。另一种渴水,类似今天的浓缩果汁,常见的有杨梅渴水、木瓜渴水、葡萄渴水等。还有一款荔枝膏水,更是听得我口水直流。古代荔枝价贵,普通人买不起,便发挥聪明才智,用乌梅、甘草、生姜、白糖和肉桂等几味材料同煮,放凉后,味道竟然与荔枝相似,所以称为“荔枝膏水”。

宋朝堪称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单从这小小的饮料,便能窥见一斑。真想夏天回到宋朝,尝一尝东京城里琳琅满目的饮子啊!

